

当代中国人文大系



# 章太炎思想研究

姜义华 著



当代中国人文大系



# 章太炎思想研究

姜义华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
· 北京 ·

# “当代中国人文大系”

## 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，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。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，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、择优再版的工作，出版界责无旁贷。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，学界无从寻觅；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、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，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；或历时既久，在学界赢得口碑，渐显经典之相。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有再版的价值。因此，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，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，无论对于学术、学者还是学生，都是很有意义的事。

披沙拣金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俗话说，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。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，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。我们不敢说，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，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。因为，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，更主要的是，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。

“当代中国人文大系”分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子系列。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，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。由于所选著作都是“旧作”，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，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，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“学术自述”，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

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。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，自然为我们所期盼。

“当代中国人文大系”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，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。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，收获颇丰，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，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。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，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。

“当代中国人文大系”的策划和出版，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谨此致谢！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！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# 目 录

<b>第一章 青年汉学家</b> .....	1
古城旧家 .....	1
汉学的启蒙教育 .....	5
在诂经精舍中深造 .....	8
《春秋左传读》 .....	15
<b>第二章 要救国，图维新</b> .....	22
从书斋走向社会 .....	22
在《时务报》报馆中 .....	29
组织兴浙会的风波 .....	37
“驱车且四顾，猛虎纷当路” .....	44
“革政”的悲惨结局 .....	52
<b>第三章 走上革命之路</b> .....	59
“台湾旅客” .....	59
“欲将何术拯姬姜？” .....	75
“速鞠迫言”——《訄书》 .....	82
剪辫明志 .....	95
<b>第四章 向封建网罗勇猛冲决</b> .....	106
一场前哨战 .....	106
“支那亡国纪念会” .....	114
《訄书》的删革——思想上的新飞跃 .....	119
雷霆之声 .....	129
“宁为自由死，不作牛马生” .....	138
铁槛内外 .....	147
<b>第五章 《民报》主编</b> .....	154
主持《民报》 .....	154

思想上的重要转折	166
“兄弟阋于墙”	180
后期《民报》	186
《民报》封禁事件	198
《民报》复刊和内部纷争	212
<b>第六章 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</b>	227
佛学、庄子学、德国哲学	227
认识过程的深入探究	235
“真如”哲学体系的构成	247
“操齐物以解纷，明天倪以为量”的尝试	261
从“转俗成真”到“回真向俗”	283
哲学革命的夭折	298
<b>第七章 致力于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巨匠</b>	302
“用国粹激动种姓”	302
封建经学殿堂的拆散	313
创立近代中国民族语言的理论与实践	324
矢志实现“人的解放”的人性学说	338
“文学复古”的倡导与力行	351
内在矛盾与双重影响	361
<b>第八章 在“民国”初创的政治旋涡中</b>	365
“任调人之职，为联合之谋”	365
第一次“统一共和”之梦及其幻灭	378
第二次“统一共和”之梦及其幻灭	390
“政治革命”的玄想与血的现实	400
“时危挺剑入长安”	413
铁锁寒幢中的沉思与总结——《检论》	426
保卫民国共和的再努力与希望最终破灭	440
<b>第九章 “既离民众，渐入颓唐”的晚年思想与学术</b>	455
从“联省自治”到“联督割据”	455
思想的颓唐与学术的僵化	461
“中华民国遗民”——政治与学术的终结	469
<b>结语</b>	484
<b>附录一 近代中国“国学”的形成与演进</b>	488



目  
录

<b>附录二 不敢懈怠的责任担当</b>	
——学术自述 .....	512
一、对传统小农社会及其近代变迁的关注 .....	512
二、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转型的若干探究 .....	515
三、对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一点浅见 .....	520
四、对历史认识论提供的一家之言 .....	522
<b>附录三 作者主要论著目录</b> .....	527
<b>后记</b> .....	533

# 第一章

## 青年汉学家

### 古城旧家

1869年1月12日，一个新的生命在浙江余杭东乡离城约十里的仓前镇诞生了。

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章太炎。

太炎是其别号，初名学乘，后改名炳麟，字梅叔、枚叔，其他别名、别号甚多。<sup>①</sup>余杭，是一座古老的小城。重重峰峦，从浙江西北部的天目山迤逦东来，环伺和拱卫着余杭。这些峰峦，有的层峦叠嶂，有的绝壁千仞，有的为葱茏秀密的翠竹青松所掩映，有的为萦回百转的溪流所环绕，景色十分秀丽。然而，当章太炎在襁褓中睁开他的双眼时，城外的这些山水，却不复是一片锦绣，相反，竟是荒凉凋敝，满目疮痍。

这时，震撼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刚被血腥镇压下去。连年战乱，湘、淮军阀们骇人听闻的屠杀政策，使号称“富甲天下”的杭、嘉、湖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洗劫。就拿余杭来说，这个富庶的地方，据当时报纸报道：“人民离散，田野荒芜，克服之际，地方几无人焉。经多方招徕，而后城中稍有铺户。然四郊荒漠，田不能耕，即有孑遗，难复旧业。”<sup>②</sup>仓前镇地临苕溪，舟运畅达，是漕米集中的地方，素称繁华，可是当时车破舟疏，人民流离失所，镇街百孔千疮，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。

<sup>①</sup> 现已查明者，即有二十多个：章炳、章缁、章绎、膏兰室主人、刘子政私淑弟子、刘子骏之绍述者、西狩、日本西狩祝予、台湾旅客、穷荒孤客、亡是公、支猎胡、牛马走、夜叉、葑汉阁主、章氏学、支那夫、支拉夫、陆沉居士、独立生、绛叔、末底、戴角、独角、毛一等。

<sup>②</sup> 《申报》，1881年5月16日。



那些用太平军和许多平民百姓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子的达官贵人，陶醉在“同治中兴”的歌宴之中。但是，陡然暴发起来的新贵毕竟寥寥可数，剧烈的社会大动荡给更多的世家旧族带来的结局，却是急剧瓦解、没落和衰败。章太炎的家庭便经历了这么一番由盛而衰的变动。

章太炎的家，先前确实很阔气过一阵。那是在他曾祖父手上。他的曾祖父叫章均，字安溥，号治斋，生于1769年，死于1832年。章均经历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这一段大清王朝由极盛而中衰的转折时期。他呕心沥血，惨淡经营数十年，房产、田地、牲畜，累计起来，“资产至百万”<sup>①</sup>。为了表示自己乐善好施，1828年章均捐出三万缗巨款，在余杭东门桥北首白塔寺前建了一座苕南书院，“创建讲堂、考棚、官厅、卧室，以余资存典生息，作为按月朔望考试生童膏火，并置院前田六亩作院役工食”<sup>②</sup>。据《章氏家谱》记载，章均还捐田千亩，建立章氏义庄，“凡族中孤寡废疾老弱者，月贍粟米，贫者婚丧给费。开义塾以课合族子弟入学，补廪中式，皆给资”<sup>③</sup>。这是章家最富足也是最神气的时候。

好景不长。到章太炎的祖父章鉴掌家的时候，章家已经走下坡路。章鉴，字晓湖，生于1802年，死于1863年，弟兄六人，数他最小。章鉴因妻子生病为庸医误诊丧命，发愤攻读医书，“自周、秦及唐、宋、明、清诸方悉谙诵上口。以家富，不受人饷糈，时时为贫者治疗。处方不过五六味，诸难病率旬日起”<sup>④</sup>。1860年，太平军占领余杭，他率领全家逃亡，“不得已，行医为活”。后来，他一度被指定担任太平天国的乡官。一次，给太平军的一位将领治好了病，他乘机“浼言辞职”，获准后，便在乡间专门为人治病，“拯贫而病者”，“凡医资足一日用，辄分润邻族”<sup>⑤</sup>。

章太炎的父亲叫章濬，字轮香，一作楞香，生于1825年。当太平军进驻仓前镇时，他匆匆忙忙夹着一本家谱出门逃难。1863年，左宗棠率清军反攻入浙，他专程赶到余杭县东南十八里的闲林镇，“献地图，并陈善后策，颇见用”<sup>⑥</sup>。在结束了流亡生活返回家园时，

① 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四，《先曾祖训导君、先祖国子君、先考知县君事略》。

② 褚成博：《光绪余杭县志稿·学校》。

③ 褚成博：《光绪余杭县志稿·章均传》引。

④ 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四，《先曾祖训导君、先祖国子君、先考知县君事略》。

⑤ 褚成博：《光绪余杭县志稿·章鉴传》。

⑥ 褚成博：《光绪余杭县志稿·章濬传》。



他的家已经破落了：“家无余财，独田一顷在耳。”<sup>①</sup> 1867 年，原翰林院编修谭鍾麟接任杭州府知府，章濬被荐入幕。章太炎出生后不久，谭鍾麟擢授河南按察使，章濬不愿长久离乡远出，谢绝了谭鍾麟的邀请，辞职返归故里。在余杭，他担任县学训导，成为余杭缙绅中的一个头面人物。

这时，余杭县的知县为刘锡彤，章濬与他经常往还，过从甚密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刘锡彤挟嫌报复，一手制造了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“小白菜”案时，他也被深深地卷了进去。

杨乃武系余杭县的一名举人，因出面反对粮吏在百姓完粮时浮收舞弊，得罪了为官贪暴的刘锡彤。“小白菜”本名毕秀姑，是余杭一个豆腐作坊的伙计葛品连的妻子，夫妇两人曾一度租过杨家一间屋子居住，与杨家相识，一些好事的市井无赖乘机散布流言，说“羊（杨）吃白菜”。为了避免嫌疑，葛氏夫妇即搬出另居。1873 年秋，葛品连突然染上急症，不到三天即亡故。时正值十月小阳春，连日气温较高，葛品连又体胖多脂，停尸一昼夜后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，葛母等人怀疑，以为死因不明，赴衙喊告。刘锡彤接状后，即前来验尸，未仔细查验辨认，即断定葛品连系中毒身死，于是将毕秀姑收监，逼问她曾与何人通奸，毒药从何而来。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让其亲信入狱诱迫毕秀姑诬栽杨乃武，以免凌迟处死。在严刑胁逼之下，毕秀姑熬刑不住，按刘子翰所教的招供。刘锡彤立即对杨乃武收监刑讯，硬说他与毕秀姑通奸，用毒药害死葛品连。杭州府复审此案时，偏信刘锡彤一面之词，用跪钉板、跪火砖、上夹棍等办法逼使杨乃武服诬，并判处杨“斩立决”，毕“凌迟处死”。章濬因与杨乃武旧有嫌隙，这时非但没有为杨乃武辩白申冤，反而站在刘锡彤一边。在杭州府复审时，杨乃武乱供，说毒死葛品连的毒药系从仓前镇一家药铺店主钱宝生那里买来，刘锡彤受命传讯钱宝生。钱宝生的药铺很小，铺中根本没有备置毒药砒霜，更没有卖给过杨乃武。事实本不难查清，章濬见刘锡彤为难，便出面写信给钱宝生，要他大胆承认，说如不承认，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，反而要加重治罪；若承认了，则可不受拖累。

杨乃武与“小白菜”案，立即哄传浙江全省。杨乃武家属为营救杨氏，分别向浙江省臬司、藩司、抚台衙门投状告冤。但是，浙江

<sup>①</sup> 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四，《先曾祖训导君、先祖国子君、先考知县君事略》。

按察使署与巡抚衙门并未细审，即草草维持原判。杨乃武的姐姐带着他的妻子两次上北京，分别向都察院、步军统领、刑部等衙门投递冤状，并遍叩浙江在京的三十多名官员，请求主持公道。朝野舆论因之哗然，侍郎翁同龢力主平反，事情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。慈禧太后下令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，后又专派钦差会审，最后将全部人犯提到北京，由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三法司会审，真相得以辩白。1877年2月，由清廷发布谕旨，为杨乃武、“小白菜”平反，并处理此前承办此案的人员。刘锡彤被发往黑龙江充军，不准收赎；杨昌濬等即行革职。章濬因曾写信给钱宝生叫他承认卖砒霜，这时也受到处分，被革去训导一职。<sup>①</sup>

这番遭际，对章濬本人，对章氏一家，都影响很大。章濬被革职后，便闲居在家。他有时给人看病，有时为修复余杭东乡水利而开点荒，修些塘。为了规复章氏义庄，他千方百计收回了田地七百多亩，岁收租米，按照旧例供给族学等各项费用。这时，章家固然仍可以维持颇为安适的温饱生活，然而与往昔终究不可同日而语了。经济地位的下降，仕途中的坎坷，使章濬胸中也渐惭郁结了不平与怨愤。

章濬有《长夏偶成》<sup>②</sup>诗一首，其中写道：

我有一间屋，不共热客逐，  
松棚生阴凉，柴门少剥啄。  
清风徐徐来，枕书还倦读，  
把卷自科头，微吟便坦腹。  
课儿居其中，犹之牛舐犊，  
所忘在岩阿，余情乐莲轴。  
不种曼倩桃，不植陶潜菊，  
屋后四围桑，门前千亩竹。  
汲鲜奉高堂，横经启家塾，  
能却户外喧，时散炉中馥。  
高卧倡羲皇，静坐休贪沐，  
夜凉明月生，飞过几蝙蝠。

<sup>①</sup> 参见杨濬《记我父杨乃武与“小白菜”的冤狱》（见《文史资料选辑》，第76辑）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。

<sup>②</sup> 见潘衍桐辑：《两浙精轩续录补遗》卷六，章濬《春风草庐胶布牋稿》。



这里，章濬貌似闲适，实际上是一肚子牢骚。诗中画出的一幅耕读图，也正是章太炎从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到开始识字、读书那段时期，章濬生活环境具体地写照。

## 汉学的启蒙教育

少年时代的章太炎一开始接受的启蒙教育就是汉学。汉学，又称朴学，中国封建社会学术中的一派。它所从事的，主要是对周、秦、两汉各种儒家经典、诸子著作、史学文学作品和其他古文献，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、诠释和考订。明清之际，顾炎武等著名学者，不满思想界、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理学家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，力主治学应当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无征不信”，要求学者们从宋明理学缘词生训、穿凿附会、空谈性理的学风中解脱出来，以训诂考据为立学之基。汉学最初是作为宋明理学的对立物而勃起的，并被统治者目为异端。清康熙、雍正以后，文字狱的恐怖，思想控制的严峻现实，使人们越来越不敢议论时政。希望有所作为而又厌恶道学说教的大批学者，便把他们的精力转到训诂考据上来。而清廷这时也逐渐发现，汉学的勃兴，可以使人们舍今而求古，舍本而逐末，埋首书斋，远离社会现实，因此转而大力提倡，鼓励学者们穷年累月到尘封垢积的故纸堆里去爬梳。乾隆、嘉庆年间，“人人许（慎）、郑（玄），户户贾（逵）、马（融）”，学者们以汉代这几位考据大家为楷模，使汉学盛极一时。在此期间，学术界在逸书缺文的辑集、伪书异文的辩证、文字音韵的训诂、天文历算的考订、地理沿革的探求、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方面，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。

由于汉学逐步蜕变为名显于宫廷、身跻于豪门的阶石，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便愈来愈泛滥。在清王朝钳制思想的政策日益强化的情况下，学者们治学也越来越趋于烦琐，越来越脱离实际。鸦片战争前后，社会危机日渐严重，一批最先警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痛感治学不能不讲究经世致用。连年战争，社会动乱，也使人们逐渐丧失了长期在经书古籍中爬梳排比的安谧环境。汉学终于一天天没落。

在“同治中兴”的日子里，大清王朝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支持下，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，以曾国藩为代



表的“中兴名将”们，把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宋学，看做支撑“中兴”大局的主要精神支柱。道学家的说教一时又甚嚣尘上。这种说教和大力提倡“洋务”的“经世致用”结合在一起，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几乎三十年。这时，一些“不共热客逐”的学者，于是又重操旧业，默默董理已经冷落的汉学。

就是在这种氛围中，章太炎接受了汉学的启蒙教育，并在成长过程中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章太炎的家，算得上书香世家。曾祖父章均是县学增广生，做过海盐训导；祖父章鉴是县学附贡生，曾被选贡为国子监生；父亲章濬则是县学廪生，也做过训导。在汉学方面，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。章鉴年轻时，曾拜在苕南书院主讲的著名历算学家项名达为师，学习三角与几何。“自受学项先生，识诸耆旧，知百家学术。有奇羨辄以购书，蓄宋、元、明旧刊本至五千卷。”<sup>①</sup>这些珍本后来都毁于兵燹，但留下的藏书目录，仍可使章太炎想见当年盛况。章濬与汉学渊源更深。他曾在当时培养青年汉学家的高等学府杭州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，职掌精舍监察。在诂经精舍中，这一职务地位仅次于山长或院长，它们均由浙江巡抚委任。现存《诂经精舍课艺文》三集己巳年（1869年）上下二卷和《诂经精舍课艺文》四集十六卷，分别刊刻于1869年和1879年，校刊者就是章濬和相当有名的汉学家孟沅、高学治等人。晚年，在家中闲居时，章濬也未忘汉学，经常“检点《山经》读异书，闲披《尔雅》释虫鱼”<sup>②</sup>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章太炎理所当然地自幼就受到了汉学流风的熏染。而第一个严格按照汉学的治学方法对他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，却要算他的外祖父朱有虔。

朱有虔，一名有泉，字秉如，一字左卿，浙江海盐人。朱有虔的祖父朱兰馨是乾隆辛丑年（1781年）进士，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，著有《松乔诗钞》；父亲朱锦琮，先在国史馆为誊录，后来历任安徽、江西、山东等地知县、知府，潜心汉学，著有《治经堂诗文集》四十卷、《信疑随笔》十二卷和《治经堂外集》等。朱有虔的四个哥哥，也都做过官，大哥有源是教谕，二哥有常是广东盐大使，三哥辰煦是永嘉训导，四哥有穀是候选知州。朱有虔本人也是庠生，撰有《双桂轩集》二十卷和《读书随笔》若干卷。《双桂轩集》，或

① 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四，《先曾祖训导君、先祖国子君、先考知县君事略》。

② 潘衍桐辑：《两浙𬨎轩续录补遗》卷六，章濬《春风草庐稿·食鲨鱼》。



名《双桂轩诗文录》，又名《秋芳馆漫录》，手稿至今尚存。就家世、门第与汉学修养而言，朱家都胜过章家。

清代汉学家的基本信条，是说经必须先考字义，再通文理，由声音、文字以求训诂，由训诂以求义理。18世纪汉学大师戴震抨击宋学时说过：“宋以来，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，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。其于天下之事也，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，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。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。”<sup>①</sup>因此，汉学家一反宋学家所作所为，把精通文字音韵看做治学通经的首要条件。1876年，六十多岁的朱有虔来到余杭，就按汉学家的这一信条，对自己的小外孙进行启蒙教育。

章太炎后来回忆说：“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。时虽童稚，而授音必审，粗为讲解。课读四年，稍知经训。”<sup>②</sup>所谓“授音必审”，就是使章太炎自幼便在文字音韵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。章太炎后来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卓然成家，便是这时打下的基础。

章太炎十二岁的时候，外祖父回海盐去了，改由父亲亲自课读，而由大哥章炳森兼作辅导。

章濬起初曾希望章太炎进学中举，指定他读《四书》，学律诗，作八股文。这些东西，与外祖父所教授的大相径庭，引不起他的兴趣。他说：“年十四五，循俗为场屋之文，非所好也。喜为高论，谓《史》、《汉》易及。揣摩入八比，终不似。”<sup>③</sup>1883年，他奉父命参加县试，癫痫症突然发作，没有考成。此后，章濬便不再强求他耗费精力去作八股制义，章太炎因此得以专心致志于学业。

章炳森又名章篯，比章太炎年长十六岁。章太炎出生时，他已是县学生员；章太炎由父亲亲自课读时，他已是县学训导；1888年，他又中试浙江乡试。对于这位求知欲极为旺盛的炳麟小弟，他十分热心地加以点拨引导。章太炎回忆说：“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篯，乃求顾氏《音学五书》、王氏《经义述闻》、郝氏《尔雅义疏》读之，即有悟。自是一意治经，文必法古。”<sup>④</sup>可以说，章炳森是对章太炎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又一位严师。

① 《戴东原集》卷九，《与某书》。

② 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，光绪二年。

③ 诸祖耿：《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》，载《制言》，第25期。

④ 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，光绪十一年。

章太炎首先刻苦攻读了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、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、顾炎武的《音学五书》、郝懿行的《尔雅义疏》，它们是文字音韵学方面的一批权威性著作。借此，章太炎对我国古文字和古音韵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。接着，他便仔细研读王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。王引之，字伯申，与他的父亲王念孙并称“高邮二王”。王氏父子在汉学方面的造诣，代表了乾嘉汉学的最高成就。在《经义述闻》中，王引之充分利用古文字学方面的新成就，广泛援引各种古代文献，对儒家经典中许多经文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较为准确的解释。阮元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序言中，曾评价它对“古儒所误解者”，“无不旁征曲喻，而得其本义之所在”。从这部著作中，章太炎窥见了步入汉学堂奥的阶梯，“毕读《经义述闻》，始知运用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以说经”。在这部著作的启迪下，他开始自己著述，“时时改文立训”<sup>①</sup>。

为了全面了解清代汉学的成就，章太炎从1886年开始，用整整两年时间，通读了道光年间刊刻的《学海堂经解》。这部卷帙浩繁的丛书，汇集了从清初到嘉庆年间治经著作凡七十四家一百八十八种，共一千四百零八卷。在这之后，章太炎又通读了光绪年间刊刻的《南菁书院经解》，这是前一部丛书的续编，收录著作凡一百一十家二百零九种，共一千四百三十卷。章太炎“眩厥未愈，而读书精勤，晨夕无间”<sup>②</sup>。这一番扎实的基本功，使章太炎治学有了较高的起点。

## 在诂经精舍中深造

1890年，章濬去世。为了在汉学方面得到深造，章太炎离家赴杭，进了著名的诂经精舍。

坐落在西子湖畔的诂经精舍，是嘉庆年间由浙江巡抚阮元创建的。阮元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历任山东、浙江学政，浙江、江西、河南巡抚，漕运总督，两广、湖广、云贵总督。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，他一直大力提倡汉学，并凭借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，培养和奖掖了一批批青年汉学家。他主持编纂了总汇乾嘉汉学成果的《经籍纂诂》一百零八卷，汇刻了《十三经注疏》和《皇清经解》

① 诸祖耿：《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》，载《制言》，第25期。

② 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，光绪十一年。



(即《学海堂经解》)，并撰定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二百六十八卷，在清代汉学发展中具有引人注目的地位。他在《西湖诂经精舍记》一文中，叙述了这座精舍创建的经过：

元少为学，自宋人始，由宋而求唐，求晋、魏，求汉，乃愈得其实。尝病古人之诂，散而难稽也，于督学浙江时，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，成《经籍纂诂》百有八卷。及抚浙，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，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，题曰“诂经精舍”。精舍者，汉学生徒所居之名；诂经者，不忘旧业，且勉新知也。<sup>①</sup>

太平天国革命期间，诂经精舍毁于战火。1866年，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拨款重建。重建后的诂经精舍，一直由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主持。俞樾坚持了与阮元完全相同的办学宗旨。在《重建诂经精舍记》中，他反复申明，修复诂经精舍，是为了使“肄业于是者，讲求古言古制，由训诂而名物，而义理，以通圣人之遗经”<sup>②</sup>。

诂经精舍的规制与地位，都在当时一般的书院之上。无论在培养目标方面，还是在教学内容方面，诂经精舍与这些书院都不同。俞樾说过：“我渐素称人文渊薮，而书院之设，亦视他省为多。其以场屋应举诗文课士者，则有敷文、崇文、紫阳三书院在。至诂经精舍，则专课经义，即旁及词赋，亦多收古体，不涉时趋。”<sup>③</sup> 讲经精舍中的学员，例由其他书院选送；一般书院的教学是为了让青年学子科举应试，而诂经精舍则专意于造就青年汉学家。诂经精舍中立有许郑祠，专祀许慎、郑玄，集中显示了诂经精舍宗旨之所在。俞樾说：“特奉许、郑两先师栗主于精舍之堂，用示凯式，使学者知为学之要，在乎研求经义，而在乎明心见性之空谈，月露风云之浮藻。”<sup>④</sup> 研求经义云云，说明诂经精舍的旨趣与流行的理学或经世



青年时代的章太炎

① 阮元：《揅经室二集》卷七。

② 俞樾：《春在堂杂文》卷一。

③ 《诂经精舍课艺文五集》书首，俞樾《序》。

④ 《诂经精舍课艺文四集》书首，俞樾《序》。

致用之学确乎不同，虽然它使青年学子抱残守缺，株守在封建经书中讨生活，但是，这毕竟可使甘于寂寞的青年较少沾染理学与官场政治的腐败习气。

诂经精舍的教学方法也不同于一般书院。诂经精舍日课分句读、抄录、评校、著述四类。句读、抄录的内容由老师指定，评校、著述的内容学生可以自己选择。每月朔望两次考查，通常朔日考辞章，望日考经史。程试优秀者，按例可得五元至十五元龙洋不等的奖励，课卷且可编入《诂经精舍课艺文》，分集刊刻印行。俞樾本人治学一意规摹王念孙和王引之，“其大要在正句读，审字义，通古文假借。由经以及诸子，皆循此法”<sup>①</sup>。这位严师所要求于学生的，也正是如此。

章太炎从二十二岁来到诂经精舍，直到二十九岁离开，在诂经精舍中度过了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岁月。在这期间，他师事俞樾，在“言稽古之学”<sup>②</sup>方面受到了俞樾很深的影响。



章太炎的老师俞樾

俞樾，字荫甫，号曲园，浙江德清人，1850年大比在保和殿复试时，以“花落春仍在，天时尚艳阳”一诗博得阅卷官曾国藩击节

① 《续碑传集》卷七十五，缪荃孙《俞先生行状》。

② 章太炎：《谢本师》，载《民报》，第9号。